吾师记

一五级二班 周吉伟

昌黎先生尝言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”师之重而明之见也。然自古美师者甚多矣，而何可谓“恩师”？

窃以为，恩师者，其仁当亲于余而使于忠恕；其义当感于余而使余坦荡;其智当长与余而使余昭昭；其严当警于余而使余惕惕。若此，当受余之敬，余当再拜耳。

余之幸甚，志学之年遇恩师。恩师芳名晓玲，陵城人氏，乃吾校之栋梁，师者之楷模也。吾从师期年有余，深得师之教诲。处世之道，修学之法，恩师常授于余。余之幸甚，盖足以见之也。

余初见恩师，值首阳。春寒料峭，然恩师宁静如水，笑靥如花，余之寒竟不觉去之大半矣！而恩师之授业，若宝剑，剑气森森闪闪，铮铮清亮夺目，斩糟粕。取精华；若溪流，溪水涓涓潺潺，淙淙独辟蹊径。余每闻之，竟不觉入迷。每至此，则拍手称快，以为妙绝。

花信年华，吾师腿染疾，及至今日，行动诸多不便，而师从不以此为意。尤记初见时，师扶垣而行，蹒跚而至。吾见此，惑矣，吾师笑而语余：“吾腿病，莫笑。”余感其精神，窃以此问之，师笑，曰：吾初病时，亦郁郁寡欢，黯然神伤。或遁林以映月，或倚台而吟啸。终日惶惶不思茶饭，空断愁肠而至阑珊。幸得亲戚兄姊之恩，结发夫妻之情。又通读古今东西之作，常以书自省，著文以思，病中尝著文数十，读来常令人泣涕，吾感念亲戚之恩，又有诗书为伴，方使余渡此九折之途。

吾师自知不若人也，事事必先于人，毕力躬行。呜呼！行路处事之难人皆愤愤，而吾师以羸弱之躯传道授业，度亡羊之路，独当大任。人常言吾师之高明，而吾师之难何人明也？吾师之志，当受吾辈之敬也。而师常言：“此吾之任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”

吾师每读至“天将降大任”，必精神振奋，虽腿疾犹在而心病大愈也。师常言：“惆怅何益？徒增伤悲。浮生当法圣人，无愧于皇天后土，家庭社会。爱余者，余当爱之！”吾师常观毕淑敏之《我很重要》，张洁之《我的四季》。以此自励，常著文以记之。吾观其笔阵，洒脱刚劲，矫若惊龙。噫，巾帼当不让须眉也！

善哉！吾师常传余东坡之境，太史之气，老杜之神，授余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一言。我初不解，然观吾师之精神，吾始明“天行健”一言之真解。

吾非骐骥，良驹晚成，幸得吾师之恩，每念及此，则少年志豪情又起，必击节而叹，暗许壮志，吾师恩我，吾当无愧于师。